

# 世紀初的鎔金 ——談網路詩

◎ 劉志宏

「2001年兒童戲劇校園演出推廣計畫」，並舉辦「師資培訓班」、「表演班」、「創意遊戲班」供喜歡兒童戲劇的大小朋友參加。

年輕插畫家王家珠在4月以《尋找星星的王子》的插畫作品第三度入選「義大利波隆納世界兒童書插畫展」。兒童文學史料工作者邱各容於5月榮獲中國文藝協會第四十二屆「文藝獎章」（「兒童文學史料獎」），這是該會首次頒發的獎項。同年獲頒兒童文學創作獎的是林峻楓，也是該會首次一年頒發兩個跟兒童文學相關的獎項。

2001年的台灣兒童文學，在學術研究領域展現一定程度的成果。在創作上則是已成名、剛成名、未成名同台演出的景況。兒童文學推廣青黃不接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兒童戲劇活動依舊如火如荼。兒童文學交流正方興未艾。兒童讀物出版在圖畫書方面顯然一枝獨秀。各財團法人基金會主辦的兒童文學徵獎顯然也為各自所屬的出版單位找到合適的出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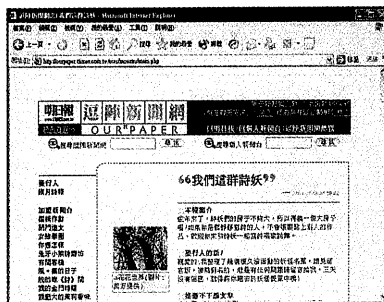
在一片講求國際化的出版聲中，也應給從事本土性創作的兒童文學寫作者一點掌聲和肯定！

在人生存的空間裡，有一張錯綜綿密的網，在網際網路裡，亦存在一個虛擬的人類世界。彼此有如真實和虛擬的對照，卻又似真實之城擬構的延伸。人們只要輕輕一點滑鼠，便可在其中縱遊、穿梭。

二十世紀末，網路在文壇是最受矚目的新媒體，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依舊不減其魅力。相對於人類堅固且易震碎的石磚壁瓦，它是由程式語言和電纜電線架設出來的，它突破了疆域、階級和種族堡壘，乃至性別、意識型態和道德藩籬等，暢行無阻地進入了每個人的毛孔和心靈之中。

台灣的網路文學創作興起於二十世紀末，而在種種文類中，仍舊是網路詩拔得頭籌，小說、散文、劇本和評論幾乎很少見。這和文類的短巧及人體官能——眼睛的適應不無關係，亦和九〇年代台灣詩人從事超文本（hypertext literature）創作所奠下的根基有密切關聯。早在1996年，曹志漣的「澀柿子的世界」和姚大鈞的「妙繆廟」便開啓了網路文學個人創作的浪頭，而後來的李順興、向陽、須文蔚、蘇紹連、代橘等等都是後來的另一波浪濤，他們有些還同時跨足於平面，

圖 54 在各種文類中，詩仍舊在台灣的網路文學拔得頭籌。（葉志峰提供）



資源的互融下，的確造成不小的迴響。

然而文學社群的集結，亦是不可忽視的。其實台灣最早的「網路文學」首先來自校園的BBS(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s)，最具規模的如「山抹微雲」、「晨曦」及「田寮別業」……等。這些最早的文學社群開創者，誠如須文蔚言：「團體性格濃厚，講究創作的純粹性、機動性與自由，往往以打破目前報紙副刊、同仁刊物的『主導權』優勢為號召」。

而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交接的幾年，www也出現了不少質量均佳的網路詩社群，前者如2001年初率先粉墨登場的「我們這群詩妖」，後者如2002年排練上演的「我們隱匿的馬戲班」。這兩個社群，都寄生在「明日報個人新聞台」的逗陣新聞網底下。他們有些是由BBS上移民的，有些則是更新一代湧起的以網路為發表舞台的創作者。「他們」以「我們」為名（in the name of us），成黨結群，形成一波更具壯觀的浪頭，在網路文學新造的岩岸開始搶灘。「我們」已悄悄暗示，隨著新媒體的興起，傳統詩社的結集以及詩刊的印刷發行，對「他們」而言，似乎已不太能負載這個時代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消費、生活和品味，以網路為媒介，閱讀／被閱讀，抒發來自另一時空的生命感受。

從平面到網路詩的個人創作，從個人超文本創作到群體的結黨結社，在揣摩出台灣網路文學創作的走向。它是一個新興的文類，卻仍處於妾身不明的狀態。即使「凡使用網際網路作為媒介的文學」都可喚作「網路文學」，但既是一種新興的文類，自然在「形式」的創作上，該有別於傳統平面的現代詩。「網路文學」總有些反主流甚至嘲鄙葛蘭西所謂的「文化霸權」意味，但那畢竟不是寫作的唯一目的。一切平面創作者創造事物的樂趣及初衷，在網路寫手身上，一樣具有相同的體證。所不同的是媒介的轉換，以及轉換媒介後一種異於平面發表的創作管道、語言與形式，和種種再編組、再連結、再創造的思維和心情。

一個新文學語言的興起，總會有心切的人士為其預見負面的未來而心憂；然而，網路文學的危機，並非全來自內部的問題，而是來自外圍龐大相生相息的商業機制，和燃燒著誘惑、權利、慾望的色情「偽文學」。「它們」一樣和「『我』們」一起滋長，有夢和黑夜的翹羽及利爪，在世紀初的鑒金宮殿，考驗著網路創作者（及社群）的能力和能耐。